邵阳儿童文学作品选登

草叶上，一阵风踮起脚尖

龙章辉

静静的河滩上，忽然冒出一阵风，齐茬茬站在草叶嫩嫩的肩膀上，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朝河对面望去——一道缀满新绿的坡岸挡住了视线。

这是一阵细细的风，来自远处的山林，轻柔、绵软，估计是乘浪波的小舟或者涟漪的筏子，从双江河上游漂下来的，静悄悄地，似乎不愿惊动什么。

青草柔柔地弯下身来，一阵风细细的脚尖踩得它们肩膀发痒，想笑，却强忍着，它们害怕自己一笑，茁里的花儿就会尖叫着，一朵接一朵地提前跳出来，在河滩上四处乱跑。

一阵风在河滩上伸长脖子。一阵风的脖子有多长呢？会不会比长颈鹿的脖子还长？事实上是，当一阵风将脖子伸长到高过了对面的坡岸时，就很快缩回来，并且从草叶上扑通扑通跳下来，显然，它看见了什么，急着过河上坡，去看那边的景致了。

双江河奔腾到此，显得有些疲累，漩出一湾深潭躺下来，歇息了两丈来长后，才又奔腾着浅急的水流匆匆而去。浅水里，凸出一线跳岩，刚好可以踩着过河。一阵风撩起长裙，踮起脚尖，歪歪扭扭跑到跳岩前，一跳、一跳、再一跳……快要跳过河时，却重心不稳，“啪”一声栽到河水里去了——许多浪花旋即跳起来，排成排，串成串，大笑着浮游而去。

走上坡岸，眼前敞开一片平展展的田野。正是春耕时节，田畦里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散发出湿腥的味道。农民们挽起裤脚、撸起袖子，挥锄引灌、扬鞭吆牛，一派繁忙，对于一阵风的到来毫无察觉。

一阵风不甘寂寞，它走到田畦边的一棵歪脖子树跟前，摇摇树叶，扯扯树梢，试图弄出些声音，引起人们注意。它的目的似乎没有达到，人们仍旧沉浸在劳作中，专注而沉迷。

一阵风停歇下来。它傍着树想：怎样才能引起人们注意呢？

这时，它看见一个戴草帽、扛锄头的人朝这边走来。

有了！一阵风喜上眉梢。它一飘一忽地荡过去，将那个人戴在头上的草帽蓦地揭开——哈，居然是个秃头！

大瓢大瓢的阳光兀地浇在那个人的秃头上，他愣怔了好一会，才发现头上的草帽在空中飘飞。他丢下锄头，在纵横交错的田埂上迂回折转，跳跃着伸手去空中抓。偏偏那随了风的草帽，仿佛也沾染了风的习性。他伸出的手眼看要抓到草帽的缘边了，草帽一忽又高了许多，等到他气喘吁吁地歇歇脚时，草帽却一悠一悠地又下来了。静默的田垄里，人们发现了这一幕，草帽飘临处遂有人举手拦截。谁知草帽竟益发来了灵性，忽高忽低，忽东忽西，盈盈冉冉，飘摇逸漾。那个人气急败坏，被草帽高高低低地牵着扯着，不留神脚底腾空，摔倒在水田里。于是，人们不再关注那只草帽了，一齐扯开嗓门喊：水牛恋塘罗——水牛恋塘罗——他泥水淋淋地挣扎着爬起来，在人们的哄笑声中竟也羞赧地笑了。

一阵风也在旁边窃窃地笑了，一阵风是多么顽皮啊！

忽然听到断断续续的喝骂声。一阵风诧异地踮起脚尖，循声望去。只见不远处，一个农民驱赶着一头不大的水牛在田里翻耕。由于那头牛总是勾头甩尾，磨磨蹭蹭，迟滞不前，惹得主人生气了，主人的赶牛枝在空中挥得呼呼响，喝骂声也越来越高亢。牛被打得疼痛时，便委屈地拽着犁狂奔一阵，尔后又慢下来，勾头甩尾，用犄角往身上的某个部位蹭撞。

这里头肯定有问题！一阵风赶紧奔驰过去，在牛的身上细细查看。很快，它就发现有一只硕大的牛蝇，死死地叮在牛的右腹部。这个位置恰巧是牛角和牛尾巴都够不着的。难耐的痒痛使牛异常烦躁，无心耕田，只顾勾头甩尾，去驱赶牛蝇。

你怎么这么粗心呢？一阵风想批评一下牛的主人，可它不懂人类的语言，没办法开口呀。无奈中，一阵风只得伸出双手去抓那只牛蝇。牛委屈的样子让它心痛万分，它决心要帮助它摆脱牛蝇的叮咬。可是，一阵风柔若无骨的手实在太没有力量了，任是怎样抓挠，也无法将牛蝇从牛的身上拔出来。一阵风急得要哭了。幸亏牛的主人似乎也找到了牛停滞不前的原因。他停止了对牛的打骂，绕到那只牛蝇跟前，扬起手掌狠命地打下去——牛终于摆脱痛苦，抖索着身子奋力前行了。一阵风高兴地骑到牛背上，轻抚着氤氲在热气中的须毛，一摇一晃地跟随牛一起，翻读着大地新到的册页。

当当当——当当当——田野的另一端，乡村小学的钟声骤然敲响。

一阵风被这清脆的钟声吸引了。它在牛背上站起来，踮起脚尖，看见学校紧闭的教室门一间间地敞开了，五颜六色的孩子哗啦哗啦地涌出来，像一条条清澈的溪水，在宽阔的操场上回旋。

一阵风迅即跳下来，轻轻盈盈地跑过去——它的长裙在田野上飘飞。

当当当——当当当——等一阵风快要跑到时，铃声又响了。这次是上课铃。刚才的喧闹骤然平息，孩子们列队进入教室。一扇扇敞开的门又次第关上了。

一阵风跑到一间教室，趴在窗户边往里看。它看见孩子们已全部坐到自己的座位上，等待老师开口说话。老师把夹在胳膊下的教案放到桌子上，微笑着面对孩子们。这时，教室里有人喊：起立。孩子们齐刷刷地站起来。老师摆摆手说：请坐下。孩子们又齐刷刷地坐下来。教室里很快响起琅琅书声。

一阵风在教室外站了许久。它怎么也不明白，孩子们为什么又要起立又要坐下。但它觉得起立与坐下挺好玩的。

起立——请坐下——它在心里反复模仿。起立——请坐下——说着说着，不觉就说出口了。起立——请坐下——一阵风惊异地发现，自己能开口说话了！它有点难以置信，小声地又说了几遍，然而的的确确是能说话了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谁让一阵风开口说话了呢？一阵风看了看教室里正在大声朗读的老师和孩子们，好像明白了什么，又好像什么也不明白。然而不管怎样，一阵风是能开口说话了。

一阵风大喜，它转过身来，对着田野一声大喊：起立！

刷！刷！刷！地平线上，齐茬茬地站起黄、绿、蓝三个方阵。

一阵风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它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随口一喊，就喊出了这么多色彩。它接着喊下一句：请坐下。然而，那么多色彩，就像一群不听话的孩子，愣愣地站在那，一动不动，谁也不肯先坐下来。

一阵风傻了，它无法判断自己做的这件事是好还是坏。它紧张地踩在草叶上，踮起脚尖，伸长脖子四下探望——目力所及，春光无边无际！

一阵风大惊失色！它不再说话，赶紧跑回了山林里。它原本就是大山的孩子，旷野的精灵。

一阵风压根也没有料到，由于它的参与，这场春天已经变得如火如荼。

燕 子 舞

陈 静

有一首歌是：“小燕子，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……”而我还不会唱这首歌时，就与伙伴们在家乡的春天里，不约而同地盼望着燕子，等待着燕子。

那时，各种花次第开放，画似的一片艳丽。又是几场春雨、几日暖阳，田野上热闹起来，像雨越下越稠一样，燕子愈来愈多，处处是呢喃之声。我和小伙伴们的眼光，便随着燕子的飞舞而飞舞。

田埂中有条河，弯弯流过。我们最喜欢把牛放在河堤上。燕子在田野里飞来掠去，总喜欢到河道里来点水。瞧，望不到边的禾苗之上，数不清的燕子来来去去、左左右右、上上下下地飞，宛若各有各的线路，灵巧极了。看着忙忙乱乱扇动翅膀不停飞舞的燕子，我惊讶它们从没相撞，总成双成对、成群成堆，天高地阔，自由翱翔。一对翅膀，让燕子任意东西。眼看相对而来的就要碰头了，闪电般一下避开，擦身而过。而飞舞的燕子真是耍杂技的高手，有的时而飞高，时而俯冲；有的绕着圈儿，逗乐一样嬉戏；还有的左侧右侧，钻空子一样在绿油油的禾苗上掠来掠去。我们看得眼睛都花了，连天地也似乎动了起来。

一阵又一阵痴迷地观看，伙伴们忍不住嚷了起来：“燕子在织网呢。”是呀，来来去去仿佛嘴含丝线，织得热火朝天。是给田野织一张隐形的保护大网吗？另一个伙伴却说：“它们在绿毯上跑，要学踢足球。”

我们笑起来，说：“那你就去当教练，教教它们吧。”这位伙伴一摸脑袋，说：“可我还不会呢。”

又有伙伴说：“其实，燕子们在比赛。”比赛什么呢？大家七嘴八舌，有说比唱歌，有说比跳舞，有说比谁飞得快，有说比谁最灵巧，有说比谁在田野上找的故事多，有说比谁最漂亮……最后，我说它们在比赛抓虫子。这下，大伙没了异议，一致同意。

燕子们可不在乎我们的吵吵嚷嚷，它们一架架小飞机似的，飞呀飞。而与小飞机比，燕子灵便多了，飞机坪也不要，想飞就飞，想停就停。我们品评着，很遗憾自己没有特异功能，不然伸手一点，燕子停在面前，我们翻身而起，坐到燕子背上，遨游一番，享受一番……

后来，我们把目光拉回到河面上，只见燕子分为两股，一路上，一路下。河道好比高速路，匆匆而过的燕子井然有序。滑行的，一高一低，在游乐园游戏一般……对面飞来的，侧身让过，一声细语，互相问候，一片祥和。

我们站着、站着，眼里是燕子，心里是燕子。一场场永不落幕的燕子舞，生根，发芽，长成一棵大树，耸立在心的天空。

记得有那么一次，大伙正陶醉在燕子舞中，一声惊呼：“牛吃禾了！”恍过神望去，我家的牛在吃老三家田里的禾苗。我忙冲过去，竹枝丫脆响，牛吓得退出禾田。有伙伴开玩笑，大喊：“牛吃禾，赔一箩；牛吃谷，赔一屋。”我尴尬极了。老三这时跑过来，朝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不会告诉家里的。”

燕子在我们跟前，飞来舞去，飞来舞去……

生态家园 曾晓红 摄

奇怪的“小鸡崽”

陶永喜

桐桐一家住在密林深处的月亮寨。这里一年四季云雾缭绕，溪里流水潺潺，林间百鸟争鸣，宛如仙境。

岚岚吃过早饭，去外面玩。桐桐见妹妹岚岚出去了很久不回家，就去找岚岚。

桐桐见妹妹岚岚蹲在路边，一边玩一边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。桐桐便问：“岚岚，你在干什么啊？”

见哥哥来了，岚岚站起来说：“它找不到家了。”岚岚今天扎了两把小辫子。岚岚晃动脑袋的时候，小辫子一摇一摆的，像两只活泼的蜻蜓。

桐桐疑问道：“哪个找不到家了？”

“小鸡崽找不到家了。”岚岚指着地上的一只小鸡崽说。她刚才在看蚂蚁搬家，然后就看到一只小鸡崽走到她身边来了。

桐桐这才看清地上有一只麻灰色的小鸡崽。小鸡崽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岚岚走。岚岚走一步，它贴着岚岚的脚走一步。他们朝家里走，小鸡崽也跟着岚岚走。桐桐肯定这小鸡崽不是自己家的。他们家没有这么小的鸡崽。

“这是哪个的鸡崽呢？”桐桐问。

“不知道哦。它老是跟着我走。”岚岚说。

“它是找不到妈妈了。”桐桐说。

“它妈妈肯定很担心的。”岚岚说，“我们去给它找妈妈吧。”

“好的。”桐桐说。

岚岚把小鸡崽捧在手里。小鸡崽细声细气地咕咕唧唧叫。桐桐和岚岚朝寨子里走去。桐桐说先去蓝婆家，蓝婆家有一窝小鸡崽。看是不是她家的鸡崽走丢了。

他们来到蓝婆家。问蓝婆丢鸡崽了吗？蓝婆把那窝鸡崽叫过来。蓝婆家的鸡崽要么是黄的，要么是白的，要么是黑的。蓝婆家的鸡崽一只也不少。蓝婆数了数，然后说，她家的鸡崽没有丢。她再仔细看了看岚岚手里的鸡崽，说，这是麻灰色的鸡崽呢。哪个屋里养了这么怪里怪气的鸡崽。

“这鸡崽好怪的。”蓝婆这样说了一句。

桐桐和岚岚捧了鸡崽去别家问。转了大半个寨子，问了好几家，都说没有丢鸡崽。

“哥，小鸡崽好可怜的，可是它妈妈在哪里哦。”岚岚看着手里的小鸡崽，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走了一阵，岚岚手里的小鸡崽也不安分了。好几次它咕咕唧唧叫着，想从岚岚小手里逃出来。

“它喉咙都叫哑啦。我们得快一点给它找到妈妈哦。”桐桐见岚岚捧不住了，从岚岚手里接过小鸡崽。兄妹俩继续到寨子里孵了小鸡崽的人家里去问。

在古井边碰到了福娃哥。福娃哥问桐桐他们在干什么。桐桐给福娃哥说了。然后给福娃哥看小鸡崽。

福娃哥一看桐桐手里的小鸡崽，轻声地叫了一声：“哇，这是竹鸡崽崽呀。”

“是吗？”桐桐仔细看了看，比起小鸡崽来，它的爪子要长些，嘴巴要尖些。确实越看越不像小鸡崽。

“真的是竹鸡崽崽？”岚岚眼睛瞪得像铜铃。

“肯定是的。你们再好好看看。”福娃哥说，“你们是在哪里看到的呢？”

“在我们家菜园边。”桐桐说。

“它是出来寻食吃，走散了。”福娃哥说。福娃哥是个草药郎中，常年在山里转悠，对山里的鸟兽很熟悉的。

“我们得把它放回去。”桐桐说，“要不鸟妈妈着急呢。”

原来是这样。桐桐和岚岚错把小竹鸡当成了小鸡崽。于是，他们就朝菜园子那里走。快到菜园子的时候，就听到一声尖锐的鸟叫。

“乖乖——乖乖——”

是竹鸡的叫声。叫声是从菜园子边上的林子发出来的。听到竹鸡的叫声，桐桐手里的小竹鸡挣扎着试图把翅膀舒展开来。

“咕咕——咕咕。”小竹鸡也发出了叫声。

“乖乖——乖乖。”林子里的竹鸡妈妈叫着从林子里低低地飞出来了。它停在一丛芒草边，不停地啼叫，不停地来回跳跃。它好像看到了它的小崽子。

桐桐把小竹鸡放在地上。小竹鸡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时摸不清方向。“咕咕——咕咕。”小竹鸡着急地叫起来。

“你妈妈在那里，快去啊……”岚岚高兴地催促小竹鸡。

小竹鸡仿佛明白了。它咕咕唧唧叫着，屁颠屁颠地朝妈妈的方向跑过去。

竹鸡妈妈朝小竹鸡扑过来。很快，竹鸡妈妈带着蹦蹦跳跳的小竹鸡躲进了浓密的芒草里。

小竹鸡终于找到妈妈了。桐桐和岚岚开心地笑了。

扫码阅读更多邵阳儿童文学作品。